

民族詩壇叢刊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

周光午編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民族詩壇叢刊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

周光午編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

目次

蘇榮瑤先生序

代序——周光午與任中敏先生書

婉容詞……………一

箋證……………五

作詩動機……………五

婉容本事……………二

作詩經過及影響……………八

文體酌定與文學革命……………三

目次

樊芳吉婉容詞箋

二

婉容詞與兩父女之比較

………二六

多情作者

………三〇

箋註

………四四

後記

婉容詞箋證序

蘇榮瑤

甯鄉周君光午，以所作婉容詞箋證視余，且囑爲序其端。余曰：「是蓋白屋當年痛舊新者逐末舍本，二三其德，而爲若干婉容鳴不平也。婉容詞出，而讀之者；舉無賢不肖，或墨守舊貫，或趨時如恐不及，皆嗚咽泣下，中若結轡，爲之不怡者已久，婉容信不死。其悽愴惻惻之情，固已大白於天下。君又旁搜遠紹，原始要終，以見作者之苦心，使不泯滅於後，其志益可欽已。抑余平居觀覽，私嘗獨謂天地之道，否極則通，而無人傑焉屹然中立，以浚其源而導其所歸，則往往放失橫決而無所於止；卽並其良善者，亦隨泥沙以俱去。新堤未就，陳憲已非，交相爲亂，不顧其後，其敵蓋尤什百於其初。夫男女之際，其故亦猶是焉耳！方其宴然相處，無所忌嫉，未始有非之者也。一旦新說瀾入，則向之安然相敬如賓者，莫不以爲迂闊，而遠於情愛，於是舍其舊而新是謀。及其既也，狡焉思逞，惟欲是從，喜怒決於一時，離合爭於俄頃；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便焉，而不勝其猾也。受病者嚙若寒蟬，譬歎不得；未至者，希冀無窮，孰究其終？而伉儷之道，蕩焉無有矣！又豈始倡者所及料哉？婉容幸早死耳！設稍待二十年，一觀男女相敵之跡，有不莞爾而笑者乎？」婉容之苦，有白屋詩人表而出之，有周君詳而證之；今之世，其受病者前後相屬也，又孰從而表而出之，詳而證之者耶？」周君默然無以應。遂書之以爲序。

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黑石山中。

代序

周光午

——與任中敏先生書——

中敏先生左右：

頃衡叔先生來書，道左右方覓購白屋遺書不得。茲特檢奉一部，並附拙作婉容詞箋證一冊，敬希 睿收。

白屋詩集無選註善本，實爲遺憾。近就管見所及，咸與芳吉詩歌精選一書，都如干首。詳加箋證，以便讀者。

白屋一生，勢力於「文藝道德之合一」。於詩，取劉靜齋言。謂「詩可數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於人，取託爾斯泰 (Leo Tolstoy)。謂「快樂存於爲他人而生活 (Happy men count on living for others)」。此蓋其文藝道德合一之極則也。箋其詩者，苟昧此義，必失其人。既失其人，斯失其詩矣。故光午之著手，不在遠求，一反而取諸白屋本人遺著，反復鉤稽，與詩互證。而其爲詩爲人之相爲表裏者，乃於是乎著。

婉容詞一詩，卽所選第一首。箋證既竟，不覺累二萬餘言。爰單印小冊，以就正於知好。迨全告成，尙乞 先生是正其紕謬，俾白屋詩歌，不因蕪詞而增累。幸甚，幸甚。……端此不具。并頌 教安！

弟周光午拜手 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江津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上)

鳳光午

本詩

婉容詞

婉容，其生之妻也。生以元年赴歐洲，五年渡美，與美國一女子善，女因戀之。而生出婉容，婉容遂投江死。

一
天愁地暗，雲霧在那邊。剩一身顛連，不如你守門的玉兔兒犬。殘陽又晚，夫心不同轉。

二
自從他出國，幾經了亂兵劫。不敢治容華，恐怕傷婦德，不敢出門閭，恐怕污清白。不敢勞銀錢，恐損虧大體成瑣屑。牽住小姑手，圍住阿婆膝。一心裏，生既同裳死共穴。那知有這一行地，竟成單夫石。江船一夜語，竟成斷腸訣。離婚復離婚，一回青到一煎迫。

三

我語他，無限意。他答我，無限字。在歐洲進了兩個大學，在美洲得了一重博士。他說，離婚本自由，此是美歐良法制。

四

他說，我非負你你無愁，最好人生貴自由。世間女子任我愛，世間男子隨你求。

五

他說，你是中國人，你生中國土。中國土人但可憐，感覺那知樂與苦。

六

他說，你待我歸歸踏踏。恐怕我歸來，你的容顏稿。百歲幾人偕到老，不如離別早。你不聽我言，麻煩你自討。

七

他又說，我們從前是夢境。我何嘗識你的面，你何嘗知我的心。但憑一個老媒人，作合共衾枕。這都是，野蠻濫具文。你我人格爲掃蕩。不如此，黑暗永沉沉，光明何日醒。

八

他又說，給你美金一千圓。賠你的，典當路費舊銀鈔。你拿去，買套時新好嫁衣。不枉你，空房顏面守六年。

九

我心如冰眼如綉。又望望半載，香書絕歸路。昨來個，他同窗好友言不誤。說他到，椅色佳城，歡度蜜月去。

十

我無顏，見他友。只低頭，不開口。淚向眼包流，流了許久。應半聲，先生勞駕，真
是他否？

十一

小姑們，生性慧。聞聲來，笑相向。說我哥哥不娶你，不怕你如花嬌模樣。願燦燦
兒也非昔日清，那皎皎鏡兒不比從前亮。只有牀頭蟋蟀聽更真，窗外秋月親堪望。

十二

錯中錯，天耶命耶，女兒生是禍。欲留我不羞，只怕婆婆見我情難過。欲歸我不辭，
只怕媽媽見我心傷墮。惹姊姊妹當年伴許多，奈何孤孤單單竟剩我一個。

十三

一個免掛牽。這薄情世界，何須再留戀。只媽媽老了，正望他兒女陪笑言。不惹，不
然，死雖是，一身冤。生也是，一門怨。

十四

喔喔鷄聲，哐哐狗聲，鏗鏘鏗鏘三點漸催曉。如何週身冰冷，尙在著羅緞。這響環齊拋。這響札焚掉。這媽媽給我荷包，繫在身腰。再對鏡一瞧瞧，可憐的婉容啊，你消瘦多了。記得七年前此夜，洞房一對璧人嬌。手牽手，笑嘻嘻。轉瞬今朝，與你空知道。

十五

茫茫何處，這邊縷縷聲，那邊緊緊關戶。暗摩挲，偷出後園來四顧，閃閃晨星，瀟瀟零露，一瓣殘月，冷掛籬邊臺。那黑影團團，可怕是強梁追趕，竟來了啊，親愛的犬兒玉兔。你偏知恩義不忘故，你偏知恩義不忘故。

十六

一步一步，蘆葦森森遮雨入城路。何來陣陣炎天風，蒸得人渾身如醉攪亂心情懷。訝，那不是阿父，那不是我的阿父。看他鬚髮蓬蓬，杖履冉冉，正遙遙等住。前去前去，去牽衣訴。却是株，江邊白楊樹。

十七

白楊何楊楊，驚起棲鴉。正是當年離別地，一帆送去，誰知淚滿天涯。玉兔啊，我喉中梗滿是話。欲話只罷。你好自還家，好自看家。一剎那，砰磅，浪噴花。鞞落，岸聲答。息息索索，泡影浮沙。野闊秋風緊，江昏落月斜。只玉兔嚙腳泥上抓。一聲聲，哀叫也。

甲 作詩動機

先生此詩，醞釀於民國七年。

（排印本曰：吳生詩稿自注：此詩計畫於民國七年三月，下筆於八年八月。作成只一夜，而醞釀逾周年。……（按：作或非只一夜，後有詳證）。）

旋於民國八年，往上海新羣雜誌詩歌撰述。時受讀英詩源 *Palgrave: The Golden Treasury* 於涇陽吳密。所好有勞伯彭士 *Robert Burns* 及林德塞女士老洛伯 *Lady Lindsay: Auld Robin Gray* 諸詩。適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嘗試集出版，所譯有林德塞女士一詩。先生於胡譯深致不滿，思所以勝之者。

按先生講授婉容詞時，每以此語人。

因以素所醞釀於心者，仿效原詩之體，成婉容詞云。

民國八年十月十四日（己未八月廿一日）日記 早飯後，詩興蔚然。擬效 *Lindsay*

之老洛伯 *Auld Robin Gray* 詩體，爲某君之妻投水，作一篇哀辭。

茲爲明其模仿之跡，特詳釋原詩本事如下：

老洛伯本事 錦妮 *Janet* 農家女也。與青梅 *Maile* 歡。青梅貧乏無以成婚。出營於海外，冀得賞歸，以娶錦妮。信誓旦旦而別。去不半月，錦妮父跌傷，牛被竊，母復臥

病。錦妮晝夜力作，無以供一膳之費。有洛伯格雷者 Robin Gray，年已耄矣。因盡力幫襯，乘間向錦妮求婚焉。時有傳吉梅溺於海者，錦妮方大慟，力拒洛伯，無何洛伯翻不已，錦妮著甚，重違親意，許之。既與洛伯成禮，不一月，而吉梅自海外歸矣。林德塞女士之詩，託自吉梅歸耳，錦妮於夜深人靜，其夫洛伯酣睡其側時，旁立紡車，無心夜作，情理交戰，悲苦萬端，而卒與吉梅訣絕之境。纏綿悱惻，分外動人。試思吉梅遲半月去，豈不妙哉。早一月歸，更不妙哉。讀罷此詩，真有奈何之歎。巴爾格來弗 *Barthelme* 評之曰：詩而具有悲劇之情節者，毋遽此詩。女作家之能具此詩筆者，亦多見云。
 “There can hardly exist a poem more truly tragic in the highest sense than this: not, perhaps, *Jamie* excepted, has any poetess equalled it.”茲將原詩及胡譯列後，以資參證。

A U L D R O B I N G R A Y

When the sheep are in the fauld, and the lye at hame,
 And a' the world to rest are gane,

The wae'so' my heart an' in shivers frae my e'e,

While my excemmen lies sound by me.

Young Jamie lo'ed me weel, and sought me for his bride;
 But gaving a' fauld, he hui naething else:

To make the crew a guard, young Jamie, glad to see;
And the crown and the pines were built for me.

He had been here a week but only two,
When my father broke his arm, and the crew was stown away;
My mother she fell sick, and my Jamie at the sea—
And said Robin Gray came a-courting me.

My father couldn't work, and my mother couldn't spin;
I told day and night, but their bread I couldn't win;
And Rob maintained them both, and we're tears in his eye
Said, Jamie, for their sakes, O, marry me!

My heart it said nay; I looked for Jamie back;
But the wind it blew high, and the ship it was a wreck;
His ship it was a wreck—why didn't Jamie see?
Or why do I live to cry, Where's me?

My father wug't sair: my mother didna speak;
But she look'd in my face till, my heart was like to break:
They giv'd him my hand, but my heart was at the sea;
Kae ay'd Robin Gray he was guidman to me.

I hadna been a wife a week but on'y 2 or 3,
When mournin' as I sat on the stane at the door,
I saw my Jamie's wraith, for I couldna think it he
"Till he said, I'm come hame to marry thee.

O, sir, sair did we greet, and we kist; did we say;
We took but ae kiss, and I had him gang away;
I wish that I were dead, but I'm no like to dee;
And why was I born to say, wae's me!

I gang like a ghast, and I cowerd to spin;
I daurna think on Jamie, for that wad be a sin;

老 洛 伯（譯詩）

胡適

一

羊兒在欄，牛兒在家，
靜悄悄地黑夜，
我的好女兒早在我身邊睡了；
我的心頭冤苦，都迸作淚如雨下。

二

我的青梅他愛我，要我嫁他。
他那時只有一塊銀圓別無什麼；
他爲了我渡海去做活，
要把銀子變成金，好回來娶我。

吳芳吉婉詞箋證

三

他去了沒半月，便跌壞了我的爹爹，病倒了我的媽媽；剩了一頭牛又被人偷去了。

我的吉梅他只是不回家！

那時老洛伯便來巴結我，要我嫁他。

四

我爹爹不能做活，我媽媽她又不能紡紗；

我日夜裏忙着，如何養得活這一家？

多虧得老洛伯時常幫襯我爹媽。

他說「錦妮，你看他兩口兒分上，嫁了我罷」。

五

我那時回絕了他，我只望吉梅來討我。

又誰知海裏起了大風波——

人都說我的吉梅他翻船死了！

只拋下我這苦命的人兒一個！

六

我爹爹再三勸我再嫁；我媽媽不說話，她只眼睜睜地望着我，望得我心裏好不難過！我的心兒早已在大海裏，我只得由他們嫁了我的身子！

七

我嫁了還沒多的日子，

那天正孤孤悽悽地坐在大門裏，

擡頭忽看見吉梅的鬼——

却原來真是他，他說「錦妮，我如今回來討你」。

八

我兩人，哭着說了許多言語，

我讓他親了一個嘴，便打發他走路。

我恨不得立刻死了，——只是如何死得下去；

天啊！我如何這般命苦！

九

我如今坐也坐不下，那有心腸紡紗？

我又不敢想着他：想着他可是一椿罪過

我只得努力做一個好家婆。

我家老洛伯祖並不會待差了我。

婉容詞原名婉容之夜，託始於婉容投水之前夕，歷數前塵，悲憤就死。與老洛伯詩之取景相同，一也。婉容詞託自婉容之自思自歎，作者從未一作主觀語，與老洛伯詩之取體相同，二也。至兩詩之一爲九章，一爲十七章。一爲投水殉情，一爲以義絕歡。則其所以相異云。

乙 婉容本事

民國六七年間，涇陽余曼，留學美國哈佛大學。以留學界中之奇聞軼事，詳誌日記，寄海內諸友傳閱，以代書信之煩。婉容本事，卽先生得自余曼日記中者。人以本事叩，先生諱莫如深。實則民國八年，先生爲上海中國公學講授此詩時，所發排印講義，婉容詞序言云：

婉容者，魏生之妻也。……（後登入新羣雜誌第一卷第二號。魏生改作某生。末云：不言生姓名者，不足道也。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及吳白屋先生遺書，末句均被刪）。

則婉容之夫，固赫然魏姓也。茲得余曼致陳次壹女士書，適爲民國七八年時，在美洲所

寫。中有與婉容本事，可相印證者。亟錄之於後，以供參攷。

余曼與陳次壹女士書 次壹賢卿惠鑒，不接卿函者，已十三日矣，諒卿每星期必有一書，將以郵船日期相差，故遲遲其至歟？不勝盼念。每日必向郵箱檢四次，雖不得書，已習以爲恆，此間郵局之辦事人，因曼常往送信購票，故相認識，值曼寄函與卿之時，渠見封面有「女士」及「女學校」字樣，輒捧函於手，視曼而笑。蓋謂曼必寄書於意中人耳。美國學生，自其幼時，即習各有其意中人。大率最圓滿之夫婦，多係總角相識，早即定婚者。如此之男女，其情專而其交際親密，最足令人稱道者也。此外，則多浮泛之交際。有一男而五六女者。亦有一女而五六男者。同時交得數人，則純用牢籠敷衍之手段，毫不以誠心相見。對甲則盛言甲之美，對乙則又恭維乙。其操術工，其用心卑。不肯明示意見。但坐待時機，失甲則取乙。若又來一丙，其人錢較多，則又棄甲乙而歸丙。嗚呼，茫茫人海，有情者真無幾人。吾國人誤謂美國男女交際，途皆有情。不知實大得其反。曼經驗所得，無論男女朋友，大率最講交際應酬場面之人，最無情。外面冷漠，寂寂無聞之人，反多金石肺腑之交。蓋情也者，「犧牲自己，以爲彼人」之謂也。彼講交際者，奔走忙碌，無非爲自私自利起見。尙安能爲他人犧牲乎！留學生中之負心者，多不勝數。舉一二最著之例（望勿告外人）。顯某，本有妻。封美後，欲娶唐女。則設計招其妻至美游學。而令美國朋友勸之曰：男

女婚姻自由，顧君既不愛足下，何不斷絕。妻不得已，從之。後竟投水死。而顧娶唐女，竟致通顯。此其一也。魏某家有妻已數年。到美後，欲娶夏女（此六年前事）。則休其妻，妻竟亦投河死。然魏謀夏女未成也。此其二也。尤可嘆者，清華之工程師莊俊，遊美前已有聘妻。而自遊美回國後已二年半，仍不娶。以事忙不克南歸爲詞，推延多次。某年冬允娶。兩家預備一切，諸事停妥。到吉期前三日，莊忽由京來報，言仍以事忙不能南歸。其聘妻羞憤，亦投河死。死前三月，莊乃娶清華中文文案之妹。時曼尙往祝賀。此其三也。又有甯波人虞某，亦曼相識。貌頗美。母爲定婚，久不娶。後其母強爲娶之。而虞堅不與同房。娶來已半載餘，母強以二人安置於室。虞則與妻另床，終無夫婦之情。後遊美。到美已將三年，妻仍擔虛名，坐守空房，未知將來如何。尙有多例，今不具述。總之，凡所謂婚姻不自由，或無愛情等等，以此爲託詞而休妻，或棄夫（如朱胡彬夏是也。亦留美學生）者，均係欺人。彼所圖者錢耳，勢利耳，功名耳。此邦之人，以及法英各國之人，最重財產。平心論之，女擇婿爲一生之計，其嫌貧愛富，猶可寬容；至於男娶妻，不問其德，更不論其貌之美惡，而惟貪其財。其居心尙可問乎？故西洋之女，常有貌極美，學極優，而一生嫁夫不得者。蓋以其財產有限，而男人欲藉此吞得一筆鉅款，故不來求此女也。言及此，更有駭卿之事。卽今留學生在此邦男女交際，自稱效法美國人者。其實則吾國娼妓之規矩耳。

此一例。吾友李君識鄺女士（勿告外人），已四年。二人自相定婚，然並未育證。人有問者，則云只不過朋友。雖其名不正，不顧也。李過多日，則往訪鄺，不必言。每此間校中有熱鬧之事，如去冬之大賽球，及今年之畢業。則李必請鄺女士來觀。鄺之來也，與其妹同來。再偕一美國老太太同來，謂之監護人（此均按美國禮節。曼非謂其奇，特爲聊述之而已）。三人同來之火車費，來回共約二十餘元（若遠則更多）。到此住女青年會。每人每日，房飯約三元餘，住數日則四五十元。赴跳舞會及宴會等，須購票，每票一元或至二三元以上。故三人來此一次，而李費百餘元。此猶其甚儉者也（蓋李君平日極謹慎，又儉省）。若在他處則更多。美國規矩，少年男女同遊，凡房飯火車及零用各費，均須男人代女人出錢。即女之同計，亦須男人代付。男非闊綽，則女不垂青。女非有人如此招待，亦不敢出門。蓋各自出錢，則面上亦無光彩也。女之美者富者，羣事趨之。女之貌遜或家貧者，無人顧視。其人情冷暖刻薄之狀，局外人不忍述也。女惟求悅於男，男則炫財於女。是非吾國招妓之習慣而何？總之，今人澆薄已極，其間毫無禮義感情之見存。即曼朋友之中，欲終身鏢居者亦頗多。曼勸之不聽。彼其所謂鏢居者，並非如古聖賢之克己制慾，終身不進女色也。彼欲不娶妻以省麻煩。以省養家之錢財，自己享用。而無論何時，見美貌之女人，則勾引之，與之行曖昧之事，以此終身，既省錢，又得快樂，誠妙矣。紐約有沈某自誇於人，言渠出洋以

前，在京滬等處，曾與良家婦女百人，先後共寢云云。如此之人，法律不懲誅之。中國之人，且從而崇拜之。女學生則豔羨之。嗚呼難哉！美國現今風俗極壞，從前則較好。今其人雖有早婚者，然遲婚與不婚者甚多，雖未娶未嫁，而已不知與幾多女人男人，曾有曖昧之事。故美國今日之「密司」(Miss)並非處女之意。乃此刻實無法律上之丈夫之意。所謂 Bachelor 亦並非貞童也。美國無明娼，而到處皆私娼。中國人赴妓館，多有爲應酬之故，在妓家多係喫酒、談話、唱曲而已。美國人之赴妓館，則以爲共寢。其人皆事忙，慣會作營業。故赴妓館者，只求達實在之目的，過一小時即出。此類之事，曼何敢多述，以污卿之耳。曼謹告罪。所以絮絮者，以見我留美學生情況之一斑。我國內女學生，只知崇拜留學生者，其可不憬悟乎！然而中國禮教終是深厚。故中國學生在此得保其貞潔，一塵不染者，尙屬多多。曼平日相與之朋友皆是也。曼有友某君，識女學生三四人，均與通信，已數年。曼力勸其速擇定其一，聘之爲妻，而絕其餘，以免誤人。渠不聽，謂如此方快樂，如此方有趣。嗚呼，吾爲彼諸女友哀也。又有一友，自去歲以來，見曼常譏誚。謂足下未與尊夫人見面，而竟定婚，可謂情深，我們真做不到。曼面斥之，不甚與往來。蓋社會之中，壞人最多。中庸之人，受其薰染，亦難把持矣。曼生平所受同學友人之戲侮磨折，真不知有多少次。幸知心愛敬之朋友甚多，故不以若輩爲意。蓋均小人之尤者也。不知卿仁厚高明，亦曾受嘲

醜之氣否？……又某友聞曼與卿函，論撰著及新文學而笑之。謂曼真笨蟲。那有女人而欲論此等事者。曼函去必觸卿之怒。嗚呼！此人本係胡說。然曼前者，以此等事爲人生命運幸福根本所繫，故不能不與卿討論，非視此爲無味之閒話，與卿家數行也。今既已盡知卿之心，此後曼必無憂慮。則此等閒話，自可不再談。卿欲曼談何等事，但請隨便指明。曼當其所知以報。舊日小說中，有「韓湘子度林英」二書。韓湘子者，韓文公愈之姪，俗所謂八仙之一。林英，其妻也。湘子成仙後，因念舊時恩義，設種種之法，將全家之人，均度之爲仙。林英最後始得度。曼之反對解放等等者，以其實在有害於人（尤害女人），視之如鴆毒，不忍見世人受其荼苦，隨一己之力所到，欲挽救之。能度得一人，則先度此一人。卿爲我所至愛之人，若卿將陷溺，曼豈可不察救。若然，則曼有愧韓湘子矣。總之，今已全知卿之心，信服至極，此後彼此均不敢談此，另談他事可也（以上七月十日晚所寫）。曼現上課如恆，天甚熱，曼擬暑中得便，另照一像，成後即寄上。曼體貌庸陋，又平日不注意修飾，故對卿益增慚愧。去冬之像尤板滯。今特以最近之像呈右，俾如握手對談也（以上係七月十一日晚前所寫，以下乃七月十二日晨所寫）。今晨郵信來，而仍不見卿函，不勝悵悵。今先發此函，餘容續述。即請 近安。

曼拜上 七月十二日

婉容之夫，當即書中之魏文彬。蓋涇陽余曼既以日記示諸友，同時亦以此事絮絮告之陳女

士也。此書悉照原文錄出，未加刪節。以可考見過渡時代之一般風氣，及士君子之心情見解。雖多與本事無關，而婉容詞之作，適爲此時代之產兒。讀罷此書，再讀婉容詞，必更覺親切有味，顧此書所載，與婉容詞互有出入。魏生學歷，詩及之而書闕焉，一也。書載魏謀夏女未成，而詩序謂生所娶爲美國女子，二也。詩中歷數之薄倖，而書無之，三也。至婉容姓氏，及其學歷、家世，詩既不詳，而書亦無考焉。抑思此書所載投水者，固有三矣。余曼日記應或更詳於此。在新舊交替時代，此實最可慘傷之悲劇。意者，先生合此數事爲背景，而憑空描寫一婉容耶。則先生初稿，固明指爲魏生之妻矣。平日語人，又謂婉容實爲「某生」之妻，且曾畢業於某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云。則先生之確有所據，無容疑矣（按先生日記明謂敘洛伯盟，爲某君妻投水作一篇哀詞云云）惜今余曼日記已佚，致滋謠耳。初因先生祕守婉容本事，凡國內賢達之有卮離之痛者，悉被讀者疑及，未免冤煞。今既有端倪可尋，夫亦可以大白於天下矣！

丙 作詩經過及影響

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自註謂此詩作成只一夜。

按徵引見前。

璽之先生民國八年日記，則先生記憶失眞。實發與於十月十四日。

民國八年十月十四日（己未八月二十一日）日記 早飯後，詩興蔚然。擬效 *And Bode's Grief* 詩體，爲某君之妻投水，作一篇哀辭。構想三四小時，未龍下筆。

下筆於十五日，告成於十七日，盡作成凡三日云。

民國八年十月十五日（己未八月二十二日）日記 枕上詩興怒發，即開首爲某君之妻作詩，名曰婉容之夜。至午成四百多言。仍以白話爲之。

同年十月十六日（己未八月二十三日）日記 上午續作婉容之夜一詩。

同年十月十七日（己未八月二十四日）日記 晨六鐘起，續作婉容詩。至午告成。

約千有餘字，分十七段。……

先生於作詩之前，富有醞釀。布局遣詞，匠心獨運。

民國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庚申正月初十日）日記 今日精神極煩悶。上午讀書寫信，皆不爽適。午後欲伸紙作詩，而凝思至五小時，不能落筆。吾自一年以來，凡所做詩，必於落筆之前，凝思數日。少者兩天，多且半月。如「秧歌樂、婉容詞、兩父女、寄祝樹坤生日」等詩，都是預加思索，不是偶然。蓋必擬題定後，繼以布局。布局定後，繼以造詞。造詞定後，繼以度情。度情都定，然後提筆直書，頃刻成就。再爲修飾一番，朗吟一遍，而不覺刺眼拗喉者，於是一詩全定。故提筆做詩不難，而撰

頭詩詩甚難。詩之好壞高低，不定於臨時之推敲，乃視乎平常之醞釀，醞釀不厚，則其趣味自薄。今人之詩，日做若干，以塗抹新聞紙上，未見有傑出者，即以日日做作，全無醞釀故也。

排印本自吳生詩稿，自註此詩計畫於民國七年三月，下筆於八年八月，作成只一夜，而醞釀逾周年（按前有辨證）。

故能體會入神，文與情化。一怨一訴，如聞悲泣。令讀者心中有婉容，目中亦有婉容，兀自拋開不替，排遣不得。及見婉容之決出一死，計聘園，則終於齊聲酸楚，涕淚成河，是文字耶？是婉容耶？不暇辨矣。自此詩出，風靡當代，文學界中，未有盛事。

民國八年十月十四日（己未八月二十四日）日記 晨六鐘起，續作婉容詞，至午告成。約千有餘字，分十七段。以示志武。吾從旁窺察之，讀至十五段後，其聲已嗚咽，不復如前條暢。讀畢，則去眼鏡拭淚曰：「令人難過的很。比胡適所譯老洛伯詩，高出多了」。下午，又以示姚生。姚生為吾分析解答，頗能發見言外之意。其伶俐實可愛。……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己未九月十八日）日記 今日授吾所作婉容詞，連講兩小時半，乃畢。聽者盈座。甚至壁窗門隙，都為學生塞滿。講至詩中十五段後，諸生多半淚下。有沈生海鳴者，平素號稱頑皮，至是乃潸然悲咽，不復仰視。有張生順銘，聽

至婉容決死之際，忽揮拳欲擊，大叫曰：「太平不了」。及十七段講完，至「一聲聲……哀叫他」，則滿堂之人，齊聲拍案曰：「好呀！難過的很」。甚矣，文字之感人。也。婉容得不死矣。

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己未九月二十日）日記 得介民一書，謂於芷汀處，得讀吾婉容詞，使其愴痛欲絕。可以風矣。

民國九年一月（己未十一月十七日）日記 得鶴琴一書，評吾之婉容詞曰：纏綿悱惻，不加褒貶，而某生之寡情，婉容之慘怛自見。令人不忍卒讀。

民國九年一月十九日（己未十一月二十九日）日記 胡老先生子靖，又自北京來會。謂在津浦車中，讀吾之婉容詞，使其悵然終日，不知車行千里也。

同年六月十四日（庚申四月二十四日）日記 得郭沫若自本福岡來書，評吾「龍山曲，明 樓」諸詩為有力之作。而「吳淞訪古」一律最雄渾可愛。「婉容詞」一首，使之另受一番感傷，尋出一種 *Seit im Akt* 之眼淚云。

獨鵬年懷碧柳 嬌嬌吳生鸞鶴姿，珠喉唱煞婉容詞（詞意悽惋纏綿，聞者淚下，湘中女子，至今誦不衰）。難忘愛晚亭邊路，攜手斜陽看葉時。——見吳白屋先生遺書附錄。

先生且至為名嫁所窘，為詩乞止。藝林佳話，何以逾茲。

冬來兼及稻田女校文課，每往，諸生識與不識，遇輒羣起唱昔之婉容詞，若相笑者，意甚竊之，爲詩乞止云：稻田兒女最矜奇，買得小吳作講師。苦我縑袍廊下過，嘲人爭唱婉容詞。莫唱此詞動我愁，南來遁隱幾春秋。聲華落盡無遮掩，人比寒梅更畏羞（見掛印太詩稿木刻遺書本）。

嗟乎！詩歌之影響於人，不其大矣！天不幸而生婉容，固何幸而生白屋！天生白屋以傳婉容，九泉何恨矣。抑思「詩必窮而後工」，先生不窮，又安有神來之韻，先生之沾沾自喜，固其宜乎！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下）

周光午

民國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庚申正月初十）日記 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詩之所貴乎窮者，非以窮能助人詩興也。乃以人窮則事閒，事閒則醞釀有餘地。有餘地以醞釀，雖欲不工，不可得也。吾之樂居此者，吾之俸不及他人之半。然吾之事國閒。吾得以寡於俸，而富於詩。多得一詩，亦抵千金之樂。則吾又何歎乎？

丁 文體酌定與文學革命

先生謂白話長於寫情，文言長於寫景。此詩有情有景，故白話文言錯雜用之。

民國八年十月十四日（己未八月二十四日）日記 吾謂白話長於寫情，文言長於寫景。因白話寫情，有親切細膩之美。文言寫景，有神韻和諧之致。各有其長，莫能左右。若用文言寫情，不流於膩，則流於腐。若用白話寫景，不失之蔓，則失之俗。此爲百試而不爽者。婉容詩有情有景，故白話文言錯雜用之耳。

先生之文學革新運動，亦以婉容詞爲嚆矢焉。

民國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己未九月初一）日記 早飯後……書婉容詞一幅，寄贈啓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

泰。又與論文曰，此後欲於文學謀所以建設者，必在不雅不俗，不新不舊，不中不西，不激不隨之間。苟不解得此義，則萬難爲最後之戰勝。

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未十一月初六日）日記 有孫嘯笙、江片雲，自南通縣來函，批評我所爲詩，以爲能以舊格式運新精神，以新格式運舊精神的。（即以長函覆之，告以文學的自決，自決的文學之理（按先生另有專論，文長不錄）。

惟是先生所自樹者，既革乎舊，復異於新。與當時風尚，大相牴牾。尤以此詩一出，舉國傳誦。太江南北，羣相駭忌。慮其「非驢非馬」，將不利於新文化運動，藉違背潮流爲罪，抨擊四起，屢來忠告：

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自訂年表（民國八年）

……時文學革命之聲，震撼海內。心知舊詩之遠已窮，窮則必變。吾非老師宿儒，本無固守之義。顧新人所作，以突變過甚，料其無成。吾復非博士名流，不必隨俱遷。乃決意孤行，自立法度。以舊文明種子，入新時代園地。不背國情，盡量歐化，以爲吾詩之準則。然不轉瞬而反對之聲四起，北京新潮社之某君，上海民國日報社之某君，詆罵尤烈。……（按新潮社之某君，指康白情。上海民國日報社之某君，指邵力子。時邵力子常在民國日報發表文字，攻擊先生，至相辱罵，爲光年所親見云）。

民國九年三月二日日記 晚與同六赴亞東書局之譙。設座三馬路之酒店內。到者

六七十八，皆上海日報、月報、及印刷業、書業中人。建設社之胡漢民、戴季陶等，最出風頭。衆人尊之上座。高談闊論，闐闐一堂。康白楮亦在座，席散後，本提清轉述康白楮之語，說我所做詩，都不合於真正白話文學。叫我必要改良。否則甚爲新羣雜誌抱歉。此爲彼之忠告云。使吾一哂。現在所謂新文學或白話文學專家，都是粗鄙下材，更不配說文學上之創作。其有人稍強於他的，必拚命摧殘，使人不能發展，而後快意。所以其材之粗鄙，尙不足罪。其摧殘他人之材，使與之一同墮落，此等居心，乃不可恕矣。

同年四月二日日記 星期評論主筆戴季陶，謂吾詩用韻，爲不順潮流。託校人轉告我云。

壯其胆者，獨其友衡山曹志武焉。

吳芳吉曹君事略……其年孔子聖誕之夜，吾殊醉飽不眠。起坐爲詩，曰婉容詞。達旦而就。卽歌示志武，未終，志武則泣下矣。後有新派詩人自北方來告者（按所指爲康白楮）。曰，吳生詩，非新非舊，非驢非馬，其轉語之痛改。志武拍案叱曰，此乃所以爲吳生詩也。爾可前槍斃之！自是，吾每有詩歌，則出示志武。今志武既死，誰復傾聽吾歌，而壯吾胆耶！

若夫標榜惡習，則先生固深嫉之。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

民國九年二月十四日日記 收到開封徐某一書，成都李某一書，皆討論文學問題。於吾之婉容詞諧詩，誇譽備至。其意欲將彼書載之新羣雜誌通信欄內，以爲互相標榜之計。然而吾不屑爲之也。

戊 婉容詞與兩父女之比較

先生自謂此詩之原句易，兩父女之作尤難。

民國九年一月十九日（己未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記 赴公學講吾兩父女詩，聽者滿座。又有數人誤下。吾記醫師植於寫景，戲子擅於傳情。詩人之本領，必具二者而兼有之。吾此題「兩父女」詩，比前之「婉容詞」尤難作。（1）婉容乃大家氣度，容易敷衍成章。此乃素貧之婦，故筆勢利枯槁。（2）婉容是讀書且成人的女子，其思想與吾人固遠不逮，易於描度。此則鄉間打柴的女孩，其思想與成人全不同也。（3）婉容詞是婉容一人自述，乃單調的。此父女兩人之對談，乃雙調的也。

審觀兩詩，內容形式之繁簡，變化錯綜之難易，信有如先生所言。然讀者終喜婉容詞，愈於兩父女焉。茲將兩父女詩列後，以資比證。

兩父女

一 亂山間，松矯矯，亂松間，屋小小。屋前泥作牆，屋頂瓦帶草。枯籬短短半圍繞，一窺窗兒現籬腰，一珠明月窗間照。

二 月皎皎，映土室冷如冰澆。襯出個斷柏支牀，離地盈尺高；正父女兩人蜜甜甜睡悄悄。窗絮一幅用麻包，麥稈一紮作枕靠。鼠子叨叨，翻弄他牀頭鍋竈。

三 那小女眼撐開望了一交；那鼠子耳斜着嚇得一跳。便小女的眼兒緊緊閉倒，皺起眉毛攢向爺阿爺懷抱。咿咿啞啞，聽不明瞭，只可憐如小鳥。

四 月光依舊皎皎，眼又開了。忽想道我媽夏天死時那月光也是這般好。想當時阿爺進城賣柴去了，剩媽媽與我晚飯方燒，蕷豆滷盤，南瓜蒲瓢，方等候阿爺回來同飽。那發兵忽來到，歪起個牛皮的臉，蠢對着媽媽笑。媽指我柴堆中急逃，只聽着媽媽幾番罵吵，便撲刺刺的一刀，便撲刺刺的一刀。等我出來看時，只見媽媽斫倒；阿爺哭

倒。一櫃兒手紡的棉花，新年的布袍，盡被那蠻兵捲起已跑。

五

幾番計較，阿爺憐我幼小，把我賣在城中隨着個發財家一樣逍遙。聽說那公公待人真好；雪白的米飯任人嚼，漆黑的大門有天高，那黃金的火爐熱過棉袍，白玉的電燈大如草帽。他一天用的錢和鈔，勝比我阿爺賣柴幾百挑。他家中打死了人，誰不敢和他官前鬧。到明朝送我去死了。

六

偏今夜北風咆哮，我媽的棺兒可太輕，墳泥太少。她衣裳單薄，恐怕凍成冰窖。更將來她的孤墳誰人與看掃？那小女便向窗頭低叫：「媽呀！你那裏去了？你死時的月光，也是這般好！」

七

忽驚起阿爺喚道：「快睡好！天光未曉！你的牙齒已凍得磕磕的敲！快睡好！莫更受風寒！入城添煩擾！」

八

女兒答道：「我已睡不着了；我只望媽媽回來，我身上便暖如火燒，我一閉眼，就見着媽媽面貌。覺得滿身是血，好像血洗澡。」

那阿爺使起來點火與她烘烤。火光裊裊，照出那女兒亂髮如雀巢。更圓圓如蘋果的臉兒，一紫一紅，都似被風霜咬。

十

那父女且談且烤，那阿爺歎一口氣，又低低說道：「冷飢難保，不知幾時命到。眼見你兩耳腫泡泡；兩足赤條條；身上刀傷未好；手上凍瘡潰了。也無開理料；也無錢醫療。想有你媽媽在時，當爲你縫些些破布爛棉襖」。

十一

「不怨她死的慘悼，便生的辛苦令人憐。不怨她死的太早，便生的運命也難熬。只悔你媽媽死時，我擔柴城中去了；那虎狼的兵丁，不把我父女齊殺掉。偏留此窮骨頭。要捱到老」。

十二

「你伯父城中富豪。昨向他借錢一吊；站半天全不一瞧。他說是蠻腸狗肚餓不飽；誰叫你這樣無聊？你們真個難纏繞！」。

十三

「山塲水塲，盡日採樵；只賣得百文錢過終朝。想那些富貴兒曹，這般大尙撒

三〇
嬌，你今年十歲，便隨我斫柴勞勞。是爺娘把你誤了！誰忍相拋？」

十四

那小女聽着長號，那阿爺也揩着兩點老淚坐着心焦。那小女正看着阿爺的臉，忽倚着阿爺的膝道：「爺呀！我不去了。我去了，誰是爺的珍寶？」

十五

那阿爺默然傷心，也嗚嗚咽咽共小女一齊哀號。四壁蕭蕭，光光都冷峭，不知哭了幾遭，纔有些聲氣說道：「兒呀！你經得幾回餓稿？便明朝早飯寥寥。你莫哭，快睡好！你莫哭，兵來了！」

十六

月光依舊皎皎，更斜入屋的簷梢。一抔孤墳，兩三松校翠，上帶着蓬蓬白茅；這便是那小女的媽媽飄流荒島。半梁樹高，竟隔作萬里遙遙。冷月寒宵，風湧捲松濤；一聲長嘯，千震搖，如助那女兒呼號。只地下媽媽知未知曉？

己 多情作者

吾人讀婉容詞，有一事所絕不容忽者，則作者之一副真容是也。憶嘗有人面語先生曰：「吾愛讀先生詩賦；尤愛傍先生而坐，自頂上睡，『細讀』先生」。是知必有至人，始

有至文。換言之，則制作者，作家所由自揚其性格者也。故此領略作者，與領略其制作爲同一重要。蓋必細究其人，始於其文有深切之領悟也。吾從先生久，熟知先生癡於情之篤於情，尤忠於情。察其行止坐臥，蓋無一念不有其夫人。證之先生日記，可實吾言。今其例舉不勝舉，請舉其民國八年永甯中學日記其則如次：

三月初二日記 夜思樹坤樹成不眠。

三月初六日記 四鐘午飯，校長治維以勞。飯罷，大雷雨。窗櫺顫動，電光閃耀，日爲昏黑。急開戶半帳中，念樹坤豈怯雷雨，得毋驚及之否？逾二小時，雷乃歇聲。而樹坤竟不眠。又念家中若溺，如此雨勢，吾牀下定成河矣。

三月二十五日記 聞元箬曰，郭某謂吾氣色不佳，必天壽。吾曰，天壽在哉，彼又烏能操之。既而思其言，却亦可發狂者。天不夭我是也。然吾今年之志氣，確較昨年爲弱，吾昨年在此，未嘗心戀樹坤。今則暇必思之。兩兒痘癩，累他數夜不睡。如此等頓，豈非爲我之故。我終爲無絲毫事足以報之。因之心十分難過，而時時放下不得。雖非惹着牀第間事，然其爲精神之累，則一。宜大戒也。

三月二十六日記 二點鐘與元箬及董君出城。……歸自南門，中途失樹累所贈手帕一幅，抱恨無似。夜早睡。

三月二十八日記 晚赴郵局寄樹坤一書。……途中又失落樹坤贈吾之手帕一幅，

轉身尋找，已不可見。嗟乎！嗟乎！一再負吾樹坤矣。自今以後，其痛改浮氣，納精神於甯靜統一之域乎。

四月初八日記 晚飯後，雷雨又至。其兇猛可駭之狀，不異昨晚。自七鐘三十分起，九鐘乃止。樹坤生性膽怯，最怕雷電，每當風雨，則令吾思之無已。況吾室既陋且漏，未知連夜得安枕否？

四月十三日記 午後思家甚切，幾欲生翼飛去。一念樹坤，尤令人魂銷神往。未知父母妻子皆無恙耶？

五月初九日記 午後思樹坤，令人恍惚若病。

五月初十日記 是吾樹坤妹生日也。晨起登山，誦吾祝詩以遙壽之。午後大熱，又苦念樹坤，情不自禁。遙想此時吾親及丈人，正高堂舉酒，耳燒面熱時也。

五月十二日記 午後苦熱，小寐。又思念吾樹坤樹成，爲之心醉。既起，焚香展讀，乃得拋下。

五月十三日記 暮又得樹坤初十手書，催吾加早起身。謂自端陽節後，連宵少寐，寐必夢我。夢醒作書，乃纏綿情懷，如潮起落，擾得心緒繁縳，卒之不能書得一字。只覺恩愛蓬勃，洋溢紙上，雖未嘗得一字，而一往懷思，固已神馳左右云云。嗟乎，樹坤！其知天涯客子之思你愛你，亦已魂牽夢縈，足半年而未已耶。

五月十五日記 午後悶熱不舒，惟一心念着樹坤。遙想歸家初見之樂，當與普通聚首之時，定有不同也。

（按以上所記日期，均係陰歷。）

此一段日記，距婉容詞之作爲時不過三五月耳。

按先生民國八年上期，任敘永甯中學。暑期返里，適家叔周君南主編上海中國公學所辦之新羣雜誌，約先生往任詩歌。先生主新羣詩壇，遂以婉容詞一詩，爲文學界開新國土。其詩作成於八月二十七日（己未），適在上所舉日記數則後三五月也。

由日記以估量先生，則先生之多情，的屬滿身皆是，揩洗不得。讀者試以與婉容詞合作一口細嚼，當愈嚼愈有滋味，良以作者噴薄於情如此，夫其痛癢必極真切。痛癢真切，則物我化。物我化，則描繪神。吾知先生著筆作詩之頃，其感傷之情緒，固已與婉容不知是一是二；及既揮灑，又不知是淚是血。終教活活捧出一個婉容，令天下讀者，無賢不肖，一灑同情之淚。世每有極不相干之人，每爲極親切之知己者，則先生之與婉容是也。嗟乎！作者品質之厚薄，與文學價值高下之分野，所繫顧不重哉！民國九年，先生由滬入湘，主講明德中學。時有湘潭女生劉竹誼者，讀婉容詞則大慟。由感傷婉容，而傾慕作者。始獻詩以通殷勤：

按先生民國九年日記，紀載與湘潭女生通訊始末甚詳。女士初次致書，有「讀先

生婉容詞，累我終夜啼哭」之語。先生曾以日記示光午，後此冊入樹坤夫人手，遂不復見於世。女士本名劉竹諠，先生初答湘潭女兒詩，則隱名為柳最宜。茲覓得先生原詩如次：

答湘潭女兒

湘潭女兒柳最宜，自言愛讀吳生詩。以詩勉我復誇我，使我歡樂不自文。使我歡樂不自文，使我樂極復生悲。男兒報國無長計，文章空闊欲何爲。

體相與論詩：

劉女士原詩及札，今已不可復得，具如上述。茲錄先生答詩四首如後：

論詩答湘潭女兒

一

上古有詩人，君愛屈靈均否？離騷字字幽香，中有芳魂一縷。我曾打槳出羅，探得蕙蘭百畝，願持寶璐瓊枝，與君爲儔爲友。

二

中古有詩人，君愛陶靖節否？荊卿一詠瑰奇，孤雲落落誰偶？我曾跨馬吳淞，喚

取東籬菊酒。願隨帶月荷鋤，與君爲儔爲友。

三

近古有詩人，君愛杜少陵否？騎驢飄忽半生，君國一腔白首。我曾荒宿草堂，解衣長望南斗。願繞迴廊追涼，與君爲儔爲友。

四

並世有詩人，君愛丘逢中否？漢廷自棄珠崖，十萬雄師解紐。我曾騎雪莫愁，傷心廊廟燕勞。願將嶺雲海日，與君爲儔爲友。

終則以葛藤思託喬木。至於「使君有婦，非某所計」！先生信多情乎。然覺遍先生骨血，則固與「風流」無分。得女士書，大駭，嚴拒之。女士又固以相從學詩請，則又以詩絕之：

再答湘潭女兒

一

此間不合美人居，此間只合老樵漁。一庭春樹啼黃鳥，半畝瓜棚讀古書。想像應如君灑脫，相逢定笑我迂拘。杜陵詩句平生賞，「落落乾坤一腐儒」。

此間不合美人來，此間窮巷北城隈。鎮日生涯多借貸，平居交友只權埋。菜根白水聊爲飽，幕戶蓬門久未開。敗楊豈宜邀上客，十年妻子但荆釵。

三

此間不合美人留，此間風俗最清偷。我輩待身關世運，斯文定論有千秋。人才寥落羞青史，滄海翱翔羨白鷗。來日生民方大難，與君道義結綢繆。

女士與先生，僅有通函之誼，始終固未謀面。讀「想像應如君灑脫，相逢定笑我迂拘。」句，可知也。憶一日，女士與先生通電話，反復陳述，訊問無已，先生窘極，手執聽筒而顫，不能置答。具如實紀之日記。

（按此則日記，光午今猶歷歷歷憶及不爽。）

顧自此不爲夫人所諒，督過至無甯日。時先生爲生計所迫，兼授城南稻田女校課。兩校相距五六里，往返皆徒步，不敢坐車，以裕家用。夫人則磨一稻田課表，張貼屋壁。私計先生以何時去，以何時下課，當以何時返。苟一有爽其時者，則大興問罪之師，羣逼至於無地。先生有詩以紀其事云：

先生豪氣薄斗牛，壯語驚人丁不一作羞。一作放學遲歸妻譴罵，捲簾未一作敢半擡。

頭。

廚下相逢怒未央，且一作況復寒暄問短長。自笑男兒無血性，煩冤轉眼便相忘。

自是凡往稻田及周南女校教課，皆挈夫人同往旁聽，而風雲始告平息。然自讀者思之，則先生之麻煩，皆由自己討來，埋怨他人不得。誰叫先生作婉容詞者！

雖然，讀者幸勿以「溺於兒女之情」疑先生也。先生之學，純以儒家精神爲立場者也。儒家之言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綜人之一生，能篤守此種精神，至呼吸之最後一剎那者，以吾所見，先生一人而已。夫非敢妄言也。先生所發之於詩者，嘗首於夫婦：

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自注，弱歲詩全篇，始於夫婦，終於朋友，明人類之關係也。……

與人論社會人羣之際，諄諄以「不苟於夫婦之間」始：

吳芳吉答慶明書……古之觀人也於君臣，今之觀人也於夫婦。能不苟於夫婦間者，方不苟於社會，不苟於人羣。……

而先生所以自效於世者，蓋反覆以「吾之視世，固如吾之視妻」一語自勵者也：

民國八年己未九月初四日（陽歷十月二十七日）日記 上午得樹坤一書。樹坤聞吾在此，頗有朋友之樂，乃大不悅。又謂樹成每週來吾處宿，尤不合理。其爲嫉妬也耶。

抑一時之誤會也耶。平地風波，殊令人不可揣度也。吾自離家至今，目不敢妄視，耳不敢亂聽，心不敢亂想。只是清清白白，了無纖塵。方謂如此情懷，可以對妻子而泣鬼神。乃如冷水澆背，突如其來。以此而要遭怨，真難乎其爲丈夫也。吾於情之一字，覺得入世逾久，與世逾公。吾之視世，固如吾之視妻也。而吾妻則不許我之所與妻者，可以與世。嗚呼，吾所以公之於世者，乃觸吾妻之忌耶。午后……中心酸痛，不能作事。……

惟其然也，故無任而不以其情之加於細君者，加之於友朋：

民國五年丙辰九月初九日記 六時昏黑，枯坐長吟。四顧寂寥，遂睡。臬鼻蠕蠕，覺而不退。掌燈掃之，得五十餘頭。金闕開聲至，助吾掃捉。共得百餘頭，斃之，令吾腹汗！……金闕衣寢衣，坐吾床，似欲與吾談者。吾攜燈起，突不握吾手，取燈而去。顧後曰：「夜寒，先生寢矣。」吾怒甚，急揮之出。吾之手，惟樹坤、雨僧、樹成可以握之。未嘗與人握手，以汚我肌膚，玷吾所愛者也。整婢盡衛！胡亦不自量哉。……

按此半時客車隨
荷坪街邸宅。

民國五年丙辰十月十三日記 午後往烹雪樓飲茶。遙望塗山，半露煙雨中。其隱約深林黑管間者，咸均之所居也。江濤浩浩，奔騰如箭。則自故鄉而來，吾摯愛之樹

坤，所爲汲與翁姑以奉茶湯者也。咸均乎！樹坤乎！亦知子之至友，子之良人，登樓而望汝耶？按先生時容更盛。

民國八年己未五月十二日記 午後苦熱，小寐。又思念吾樹坤樹成，爲之心醉。既起，焚香展讀，乃得拋下。按先生時客永甯中學。

（兩僧即吳密，與鄧均皆爲先生之友，何樹成則先生內弟也。）
加之於弟子：

民國七年戊午九月廿九日記 醒聞鐘報四下，心有煩憂，蟲聲上枕，分外悽惻。重口口口午譚案，某生爲先生主講永甯中學時得弟子，時以事令先生失差，一回，而少年，而中國，而天人學會，光午譚案，此爲涇陽吳密，與先生等所發起之學，而自己在其軍任職。姑隱其名。下。口占數詩，命曰可憐曲。以蠟譜而吹之。即掌燭疾書曰：

可憐曲

嗟乎，竭忠盡智，王人於才。而人之臨歧，乃不值其一顧，斯人乎，可憐也！然而吾無憾也，悔而已。

吳芳吉婉容詞箋贈

可憐肝膽俊錚錚，血淚一腔爲汝傾。斜月涼風仍此夜，耐人咀嚼是蟲聲。

可憐青眼兩相看，乍得新歡棄舊歡。末造人才誰健者，生生知已在長安。

可憐歸去道無因，禹域紛馳胡馬塵。憑誰一寸天人願，化作百千萬億身。
以人力挽回天

運，以大道落悟衆生，零齡之滅影也。

書成，回讀數遍，復吹燭就寢。則又念雨僧不置。兩僧雨僧！是乃吾前生後生，實生幻生之知己乎哉！按先生時客永寧中學。乃吾生生知己乎哉！則又淚如雨下。遂於枕上嗚咽咽，爲今日少年一哭之。……

民國九年六月十五日記 得光午自香港舟中一書，情意纏綿，使我連夜思慕，不能安睡。一週以來，自光午別後，覺得如有所失，我於樹坤之凝愛以外，要算樹成，光午，幾爲吾所一刻不忍分離者。樹成之呼我「柳哥」，光午之呼我「柳師」，皆足以使我癡也。案先生時客上海中國公學。是年暑假入湘。

加之於家國：

民國六年丁巳四月十五日記 夜中風斜雨細，反覆讀諸國故。悵對油燈，憂國不寐。天明，夢見骨凡於漢。

同年丁巳日記 夜思骨凡不寐，家國之念畢至。

加之於鳥獸：

民國五年丙辰五月十八日記 下樓失足，蹴乳鴨死，碎其頭骨。半晌氣絕。其侶

哀號，徘徊不去。……吾亦泣爲之廢書。終日快快，夜不成寐。按先生有哀乳鴨文，一往情深，文真不錄。

民國六年丁巳三月二十五日記 坐橋頭觀漁。渭中有畫眉，一兒盜之。縱失其

母，大鳴。吾凝市而歸之，不語，卒取之去。此誠忍人哉。

吳芳吉聞羊生兒作 東鄰羊產兒，西壁吳生喜。出腹恐艱難，念之中夜起，安然聞羔啼，呱呱如孩子。旭日公婆心，送暖到欄裏。

加之於草木：

民國三年三月十三日記 五更遂醒，不復再寐。別無所憶，但聞窗外風吹雨滴，

雞啼之聲而已。久之，雨聲少止，而風聲頓作，愈吹愈大。覺頭部冷甚，蒙頭而睡，

終不待眠。然吾此時心中萬分着急。窗外有海棠花正開，酣紅醉綠，恰堪吾伴，吾愛

其不勝狂風暴雨之摧殘也，就心之甚，過於相思。甫黎明，一躍而起，倒屣出視，海

棠固依然無恙。吾於是大喜。……按先生詩客
嘉定中學。

盛矣哉！先生信以整個宇宙爲其戀愛之對象者也。

按先生與劉泗英書，有云：「雨僧嘗教我，要我處處用情，吾實深許其說，吾近年立身處世，皆守雨僧此訓者也。吾之詩稿，即吾之情史。吾方以多情自豪，奈何欲寡之歟。吾人不必問情之是欲是理，但求其情之必正必大。情而正大，是即天理。情不正大，是即人欲。所貴善養其情，善用其情而已，非情之足害人也。……」

周易序卦，以乾坤居首。斯其義蘊，則先生畢生情史，庶足闡發而無遺哉！

抑尤有異者，則先生竟因情之所專，壓服痼疾：

民國六年丁巳七月二十二日記 吾恐遺精大發，寢必抱雨僧手札於懷。自信敬愛雨僧之堅，必能壓服痼疾也。終夜無夢。

而其一念之頃，同時有其夫人，亦同時有其友朋弟子。同時有其友朋弟子，亦同時有其家國。

按上所列舉日記，以證友朋弟子家國諸例是。

昔趙孟頫妻管道昇（仲姬）有詞云：「我儂兩個，忒煞情多。譬如將一塊泥兒，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忽然歡喜啊，將他來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團再鍊再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那其間，那其間，我身子裏也有了你，你身子裏也有了我」。

按此詞又作「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讀者能喻此詞，斯喻先生之愛矣。

億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九日，先生彌留之際，忽張目視夫人。力疾微笑，以手自拭其吻，至再至三。夫人悟曰：「滿屋頭人，不好意思」。時其友湘潭劉樸在側，急揮衆出，讓先生與夫人從容一吻。繼奮呼：「上海黑暗，重慶更黑暗，魔鬼遍布」。聲震屋瓦而沒。此一刹那中，始念其夫人，繼念及社會。精誠所感，可泣鬼神！吾故曰：「能篇守儒家精神，至呼吸之最後一刹那者，先生一人而已」。

以上剖析婉容詞作者本來面目既竟，則知婉容詞者，亦作者畢生情史中之一端已耳。是以膠執一義，以衡量作者，厥失之誣。而所貴乎詩人者，信以多情如婉容詞之作者，始克負「宣洩人類之情」之使命。誠以詩人而無極真切之痛癢，則與人類之痛癢何關。抑何貴乎有此詩人也。北京大學教授楊丙辰，有論徐志摩一文，即三致意於「大詩人的實質」者。今取其言，以作吾之結論曰：

「一首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點精妙和諧的內心，爲他整個的地盤。而一切表現的精彩，如聲調與形式，俱是要由這一點內心裏發露出來，然後令人覺得他是渾然天成，圓潤精穎的一致的個體。一首好詩，彷彿一顆鑽石一般。一切的精采光華，都要由他那一點堅真晶瑩的內心裏散射了出來，纔能覺得光是真光，鑽石是真鑽石！」

「所謂大詩人底實質，除天才原素外，尚須有一番海闊天空的哲識，和對於人生最深刻的認識；及最當的了解全時代的痛苦、歡樂。全民族的、全人類的一切情感，都應當在他的心裏，感覺到，體會到。全民族、全人類心上最幽微的動顫，他都應當一一地捉了來，用最優美和諧的形式，吹噓到紙上頭去，使他們爲他自己的，爲一切人類的，整個時代的一個鏡子，一個返影。在他的作品裏，我們應當每一個人都會發現了我們的自己，我們的環境，我們的宇宙，我們讀了他的作品，我們覺得一切思想志願；整個的性靈；一悲一歡，一喜一怒的情緒；我們想要說而說不出來的話，是怎樣被一個高尚偉大，而深深在我們表着同情的人，給我們置放在我們的眼前；並且怎樣會令我們覺得我們個人的渺小，和宇宙的廣大。因而覺悟到更有何等光明美善的前途，在等着我們！」

「從這一點看，我們就可以知道，爲甚麼人要說『一個大詩人是一個民族中最完全的人，是一個民族裏所開的一朵花。有了他，全民族就爲之增色。沒有他，全民族都無價值』的話了。」

——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〇九期。

庚 箋註

此詩係仿老洛伯詩體而作，通篇託爲婉容之詞，無作者一主觀語。措辭深賦，情韻和

諧。其友咸遠趙鶴琴，及富順陳銓所評，允爲洽當。

吳芳吉已未日記得鶴琴一書，評吾之婉容詞曰：「纏綿悱惻，不加褒貶，而某生之寡情，婉容之慘怛自見。令人不忍卒讀」。

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婉容詞自註……富順陳銓君評曰：「不矜才，不使氣，一任白描，爲某他詩所不及」。

此等詩一涉議論，則味同嚼蠟，一無足觀矣。茲逐首箋釋於次：

第一首——懷望天涯也。

顛連——困苦貌。

不如你守門的玉兔兒大——玉兔，犬名。兒，親蜜稱謂之尾音。以犬陪襯。犬猶知義，見人不如犬。

殘陽又晚——以與夫心畢竟不同轉也。

第二首——追敘別後守身如玉也。

不敢冶容華大句——寫出禮教下，婦女忠貞之典型。

恐怕虧殘大體成瑣屑——婦女務持大體。大體指上侍舅姑，下撫弟妹，接賓客，主中饋也。戒瑣屑。瑣屑指埋三怨四，玩日愒歲，不理家事也。

生既同裳死共穴——夫婦偕老百年之義也。詩大車「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俗語「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穴。」可證。

那知江浦送行地——浦，瀕也。詩常武「率彼淮浦。」江浦，長江瀕也。

竟成望夫石——武昌北山有石，狀如人立。相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

婦攜子餞送於此山，望夫化為石（見神異經）。

竟成斷腸訣——傷心之訣別也。搜神後記「有人殺狼子，狼母悲啼死。破其腹，腸皆斷裂」。

一回書到一煎迫——心如煎沸也。曹子建詩「相煎何太急。」孔雀東南飛詩「適以煎我懷。」

第三首——述某生學級也。留學得博士，學得離婚，可歎。

一重博士——蜀語謂一個爲一重。

第四首——述某生誤解自由也。

第五首——述某生忘本也。楚因操南音，不忘本。今之留學生，羨慕歐美物質文明。不

知圖強祖國，高視一切，忘其所出，類某生者不少。如彼輩罵同輩人，開口則曰：

「你們中國人！」或因座有說外國語之朋友，則不許其滿口土語之黃臉老婆出見，

謂爲侮辱貴客者。又如陳衡哲女士，留學界中之負有聲譽者也。乃女士之入成稱

也，悻悻於地板縫隙透風，與天無淨雲，謂爲非人所居之地。且狂言四川大學派往飛機場迎候之汽車，破爛不堪。（見獨立評論第一九五期，陳衡哲女士：川行瑣記一文）夫以身負教育重任，以領導全國少年者，乃處處看不慣中國，則根本看不起中國人可知。尙何領導之足云耶。人一忘本，絕無是處。

第六首——示某生之絕情也。

第七首——示某生之負情也。前一首寫其絕滅恩情，不再回心。此一首寫其壓舊喜新，二三其德。

第八首——反襯婉容有恩於某生且守候之久也。

釵鈿——釵，婦女首飾，兩股筓也。鈿，金華也。陷金於器曰鈿。

嫁奩——奩，音廉。鏡匣也。

空房頑固守六年——頑固二字工妙。凡情之鍾，心契則言動視聽，杯盤床几，無不有愛，而致足樂。心離則視若仇讎，彌增怨怒。愛者愈愛，而厭者愈厭。彌子瑕見愛於衛君，則「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之言出。見憎於衛君，則「是嘗食我以其餘桃」之罪生。行未變於初，而美惡異詞，愛憎之至變也。頑固二字，體貼某生口吻。

第九首——述某生另娶也。自第二首至第八首，追敘半年前，某生提出離婚等情，至此

過某生同窗友面告某生已另娶。第一首即敘得息後，「惆悵不勝情」，「望望天涯雲一片」，以後則「歷歷思來都是恨」，至此又入現實也。

我心如冰眼如霧——心如冰，傷之極。眼如霧，淚之多。

綺佳城——原名 Ithea，美國城名。

歡度蜜月去——蜜月原名 Honey-moon。條頓人舊俗，凡新婚後，每日例飲蜜糖水，或蜂蜜酒。以三十日爲度。故相沿稱新婚後首月內爲蜜月。此月中新夫婦必出外旅行，謂之度蜜月。

第十首——述婉容之驚絕也。凡人得不幸消息，往往目瞪口呆，半晌不能道一語。「應半聲，先生勞駕，真是他否？」閒極，亦癡極。女子口吻，唯妙唯肖。

第十一首——婉容眼中今昔之感也。借小姑之天真，道出婉容境遇之淒涼。言之者無意，受之者難堪。筆亦繪聲繪影，令人酸鼻。「按天真之小姑，可當西語之 *enfant terrible*，意爲「說話天真，令人難堪的小孩」。

第十二首——婉容今後之難處也。怨而不怒，何其溫柔敦厚也。何人生之艱窘若是也。何世間之涼薄若是也。字字珠，句句淚。

第十三首——婉容之決心自殺也。一個免掛牽，憤極，重句。有千鈞大力。凡人當自殺時，生死之際，決於俄頃。此寥寥四十四字，設法處地，於情緒緊張中，表出三

個轉折：始思薄情世界，何須留戀。縱思媽媽尚在，何敢言死。終思死雖是冤，生也成怨。於是其死志決矣。通首無閑字閒句，增損不得。

第十四首

婉容將離房中情況也。睹物思人，對鏡興悲，誰不爲之下淚。如何週身冰冷尚在著羅綃——羅，絲織物，輕軟而有疏孔者。暑月服之。綃，音消，生絲也。婉容投水在夏秋之交，故尚著羅綃。中心橫絕，故週身冰冷。

第十五首

婉容經後園之情況也。

淒淒零露——淒，音撰。平聲。淒淒，露濃貌。詩「零露淒淒」。

一瓣殘月冷掛離邊墓——殘月掛墓，寫將死之悽涼也。冷字工妙。

可怕是強梁追赴——強梁，猶強橫也。老子「強梁者不得其死」。

你偏知恩義不忘故——極寫人之無情，不如狗也。二句重疊，韻味深遠。

第十六首

婉容至江邊也。

攪亂心情懷——懷，音素，誠也。漢書周陽傳「披心腹，見情懷」。

那不是我的阿父——人窮則呼父母。婉容父已死，正是見神見鬼，惘恍迷離。

杖屐冉冉——屐，行也。冉冉，疾行貌。楚辭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

第十七首

婉容投江也。

白楊何柯柯——柯柯，音牙，猶杈柯也。枝柯歧出之貌。此著有微風意，故下云

驚起棲鴉。

四〇

正是當年離別地——悲劇之所始，悲劇之所終，相爲映帶，文思最密。

我喉中梗滿是話欲語只罷——一腔憂憤，無處發遣，只好殉情。中國婦女之可風，即在其纏綿婉轉，而不以怨報怨，忠厚之至也。十一字沉痛。

你好自還家好自看家——死者人，而生者犬，故作呆癡之遺囑，傷矣！

一剎那——梵語，謂頃刻也。大藏法數「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中有九百生滅」。

碎磅——物墜水聲。

鑼聲——音湯塔。本鐘鼓聲。此借爲岸聲相答也。

息息索索——尸沉水底，河沙上浮，與水磨擦聲。

野闊秋風緊，江昏落月斜——一律寫出野闊江昏，月斜風緊，人事去矣，悲哀永留之象。氣象宏大。以喻人間悲劇，正不必婉容一人也。先生此詩，表現離婚如兒戲之五四時代，至是始詣其極。

後記

光午箋證婉容詞既竟，適奉政府電召，赴渝受訓。同學蕭君國尊，永甯人也。爲言婉容故事，與白屋婉容詞之所由命題有連。其言曰：「婉容，明時人。佚其姓氏。故宦家女，貌美，能詩文。而其遇與白屋所寫之婉容若。時婉容自裁而死。蜀人傷之，爲葬於永甯城外真武山下，後世稱之曰婉容墳。山在東門外五里許。墓旁有斑竹，大如母指，茂密成蔭，人無有伐之者。士女遊弔，至今不衰。相傳白屋任教吾邑中學時，曾往弔婉容，歎歎而返云」。因相與推究，以謂白屋作婉容詞時，固不識魏文彬之妻爲誰。蓋亦以其遇同，愛假婉容之名以名之耳。永甯有張君者，以治黑格爾哲學名於時。適有離婚再娶之事。人以白屋故任教於永甯，此詞又以葬於是邑之婉容命題，爭以白屋所指疑張君。張君後長成都某大學，所施不當學生意，輒來詬誶，而歎吳先生何以不將張君罵死。

吳長郁與馮若愚嘗……我們參加受訓，政府的命令是自由參加。張某那個東西，他武斷了。全校參加！他只顧他的名譽好聽，飯碗穩當，不管我們的時間。他都要變人，可惜了人皮。吳先生早爲什麼不把他罵死？也是由於他的臉太厚了！……抑知張君之事，遠在白屋成詩之後。祇不幸而爲永甯人，不期魏冠張戴，牢不能摘。余實爲張君冤也。吾友江津蘇君燦瑤，嘗評論白屋詩歌，劃爲五大時期。謂第一期之詩，蓬勃

有生氣，充分表現反抗既成制度之色彩。迄民國八年，「高興地走到上海」，其視線又轉移於新潮流之價值判斷。既「詛咒舊的應該崩潰」，又「不高興新的出於草率幼稚」，所以採取「以舊文明種子，入新時代園地，不背國情，盡量歐化」之主張。燦瑤劃此爲第二期。而此期之重要作品，乃以婉容詞爲代表。

蘇燦瑤白屋吳生詩稿述評（摘錄）

第二期 這期的時間很短，作品也不多。不過是他詩的大轉變，所以我將他劃取一時期。

在第一期的詩看來，蓬勃有生氣。充分表現着反抗既成制度的色彩。他要是前進一步，很可走到最新的陣營裏，很可爲文學革命的健將。但是他高興地走到上海，頃刻間便變成螳臂當車的獨往獨來者。在這時他的視線，轉移到新潮流的價值判斷方面來了。他做，許多文章，來批評胡適等人的不是。平心論之，這是他的責望太切的心理，也是他高出於胡適等人的地方。他既詛咒舊的應該崩潰，他亦不高興新的出於草率幼稚，所以他才採取以舊文明的種子，入新代的園地，不背國情，盡量歐化的中庸主張。換言之，即是前清歌之洞他們所唱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一理的應用。這種我爲主人爲賓的說法，只能說是一種折衷，一種補苴罅漏的妥協，絕不能挽回古典

文學必然的衰亡。所以倘儘管反對，他自家的作品，也大略受了新潮流的影響。甯可說他是文學革命中的另一派別，而不能說他是繼承舊文學的正統。這更可反證新興的國語文學雖沒有什麼成就，雖沒有發展到一切的領域，取得主要的地位，舊文學也只有極力解放，極力讓步來適應他了。

這一期的重要作品，要算婉容詞一篇了。

其評臨詩，分兩方面。於內容方面，謂在攻擊新潮流之流弊，而爲弱者鳴冤。於藝術方面，則歎其用筆高妙，以客觀之敘述，達死者之哀情。至使於婚姻見解與作者極端歧異之人，一讀所詞，亦不得不放聲號哭。

蘇燦瑤白屋吳生詩稿述評

婉容詞在內容方面，是攻擊新潮流的流弊，——新式婚姻的慘劇的。描寫一位青年留學歐美，與一外國女子結婚，而離棄她六年空房獨守的妻子。妻會典當首飾，助其留學，有恩於他。又曾有一度親密的感情。以故悲鬱於中，投江而死。因爲藝術手腕的高妙，敘述的生動，而事情又是滿佈着無限的悲哀：——所以讀者無不感動。尤其是男女青年，任你是贊成離婚，主張自由戀愛，或反對的人，對於婉容，都要滴下同情的淚。這不是痛恨離婚之害，自由戀愛之不良，而是爲人類的弱者——女子，抱

不平。爲世間二三其德的男子，下一警告。爲世界上稱爲萬物之靈的兩足動物，依然殘留而且滋長的那浮萍般的心，棉花般的情，起的一種深刻的酸辛。老實說，站在新的觀點來說，離婚是出於情感之不能相容，戀愛是基於十分的相知。在沒有裂痕的舊婚姻，儘可感情與日而俱密；在自由的新式結合，亦主張終身之不渝。新者之反對舊式婚姻，是反對他不建立於兩人思想、感情、意志，十分地相契；贊成自由戀愛，是贊成他不是出於那個的包辦。如今婉容詞裏面的男主人翁與婉容，原來既是有很好的感情，又有鼓勇與幫助讀書的恩義。居然反目不情，鑄成大錯。豈但遭舊者之反對，亦爲新者之不容。所以能令人感動者以此。先生用以紀述新潮流之流弊則是，用以反對自由婚姻之原理則非。

婉容詞在藝術方面，是用婉容自身的口氣，客觀的敘述。絲毫未帶着主觀的語句。這是他的高妙地方。讀者至此，不是由作者在介紹婉容之事蹟，是讀者親自在傾聽婉容纏綿幽怨地哭訴。是讀者親自得見婉容的丈夫，在綺色佳城，另同一個女子結婚。男的是那樣不知恩義，刻薄寡情；女的是那樣新愁舊恨，彌積胸心。一個歡娛新度，一個解脫靈魂。讀者的眼淚，不得不滔滔地流了。讀者的同情，是已不得婉容放開點想，以爲他既忘舊情，死又何追。讀者的憤怒，是薄情郎終有自斃的一天。這是什麼，這是悲哀織成的懷音，不是用筆做成的刻板的詩。自註：引陳銓君評曰：「不

矜才，不使氣，一任白描，爲其他詩所不及」，信然。

其箋註章節，亦深得作者之用心。讀者直諷原詩，已是恨彌胸臆。再觀此註，甯不益喚奈何。以此詩爲第二時期代表之作，蓋亦具有至見。

蘇燦瑤白屋吳生詩稿述評

全篇共分十七節，敘述由恩愛而負情，由負情而另娶，由另娶而感傷，由感傷而投水，自殺。字字珠，句句淚。最寫得好的，是十一節。正在淚向眼包流，却那「小姑們，生性慧，聞聲來，笑相向，說我哥哥不要你，不怕你如花嬌模樣！」加以旁面烘託，婉容的心，已碎了。她不得不進一步的起了自殺的觀念，不得不享盡生前極端的傷心，「錯中錯，天耶命耶；女兒生是禍」。我們再也讀不下去了，我們再也不忍讀下去了。所以這篇十節以前，我們讀者的印象，是憤怒，憤怒某生喪盡男性的美德；十一節以後，讀者的印象是悲哀，悲哀婉容柔情一片，只有付諸江流。末了用「野閣秋風緊，江昏落月斜」，兩句律詩寫出慘淡淒涼的景況，如聞其聲，如見其容。一篇婉容哭訴詩，代表了民國七八年間中國無數的婉容，不管婉容作者的動機是出於反對新潮流，或贊成新潮流，要是一篇婚姻問題底提供。他是過渡時代的寫照，他有歷史的價值。在第二期的詩裏，我提這篇來重重的說明，想來不是枉勞罷！

且知評論作者之用心如何，苟其藝術超絕，光可潛移讀者之心。世以爲「擁護」婉容詞者，必屬彼輩者子。孰知卽無淚最少之硬心漢子，鮮有不爲婉容揮涕者（參閱箋證作詩經過及影響）。白屋詩體，世以爲非體非焉，最遭攻擊。實則其感人之力量，至於如此。卽非驢非馬，又何譏焉。黃梨洲有言曰：「今古之稿無盡，而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說呻吟，無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斯言也，洵可思也。又一事可釐箋證之失者：則白屋之作婉容詞，實緣歆羨胡譯老洛伯詩以釀成之者焉。

吳芳吉與鄧少琴書

……胡適所譯「老洛伯」一詩，爲譯界中傑作。載新青年四卷四期，不日買上。……吾昨今兩日作「婉容詞」一長詩，某友謂可追胡譯而上之。

載新羣第二期中。……

民國八年己未八月二十三日上海

凡此諸屬道聞，或陳新義。時補箋如右，以示世之有「婉容」癖者。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甯鄉周升午記。

82
77227

本書審查證圖字第一一四八號

版 權 所 有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	編著者 周光午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售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拔提書店 重慶武庫街八十三號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			
實價三角六分			